



髀上為山所見

名就今字衮求近白小求宰臨晉

贈詩曰

慈恩塔下親泥壁滑膩光華玉不知何事

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

垂休本第四十後改

為四十一即崔四十崔相也

次日福娘字宜之甚明白

豐約合度談論風雅且有體裁故天官崔

知之侍郎嘗於筵上與詩曰

名澹贈詩方在內庭怪

得清風送異香娉婷僊子曳霓裳惟應錯

認偷桃客曼倩曾為漢侍郎

時為內庭次戶部侍郎

曰小福字能之雖乏風姿亦甚慧黠予在京師與羣從少年習業或倦悶時同詣此處與二福環坐清談雅飲尤見風態予嘗贈宜之詩曰綵翠僊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盃醉勸劉郎飲雲髻慵邀阿母柳不怕寒侵緣帶寶每憂風舉倩持裙謾圖西子晨粧樣西子元來未得如得詩甚多頗以此詩爲稱愜持詩於牕左紅牆請

予題之及題畢以未滿壁請更作一兩篇且見戒無艷予因題三絕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牕費幾朝指環偷解薄蘭桺無端鬪草輸鄰女更被拈將玉步搖其二曰寒繡紅衣餉阿嬌新團香獸不禁燒東鄰起樣裙腰闊刺感黃金線幾條其三曰試共卿卿戲語麤畫堂連遣侍兒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獺爲膏郎有無尙校數行

未滿翼日詣之忽見自札後宜之題詩曰
苦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箇語言新雖然
不及相如賦也直黃金一二斤宜之每宴
洽之際常慘然悲鬱如不勝任合坐爲之
改容久而不已靜詢之答曰此蹤跡安可
迷而不返耶又何計以返每思之不能不
悲也遂嗚咽久之他日忽以紅箋授予泣
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

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僊郎有
意無余因謝之曰甚知幽旨但非舉子所
宜何如又泣曰某幸未係教坊籍君子倘
有意一二百金之費爾未及答因授予筆
請和其詩予題其箋後曰韶妙如何有遠
圖未能相爲信非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
入家園未得無覽之因泣不復言自是情
意頓薄其夏予東之洛或釀飲於家酒酣

數相囑曰此歡不知可繼否因泣下泊冬

初還京果為豪者主之不復可見曲中諸子多為

富豪輩日輸一緡於母謂之買斷但未免官使不復祇接於客至春上巳

日因與親知禊於曲水聞鄰棚絲竹因而

視之西座一紫衣東座一綠麻北座者徧

通反甲麻衣對米盂為糾其南二妓乃宜

之與母也因於棚後候其女傭以詢之曰

宣陽綵纈舖張言為街使郎官置宴張即

宜之所主也時街使令坤為敬瑄二線蓋

在外艱耳及下棚復見女傭曰來日可到

曲中否詰旦詣其里見能之在門因邀下

馬予辭以他事立乘與語能之團紅巾擲

予曰宜之詩也舒而題詩曰久賦恩情欲

託身已將心事再三陳泣蓮既沒移栽分

今日分離莫恨人予覽之悵然馳回且不

復及其門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語

予本解梁人也家與一樂工鄰少小常依其家學針線誦歌詩總角爲人所誤聘一過客云入京赴調選及挈至京置之於是客給而去初是家以親情接待甚至累月後乃逼令學歌令漸遣見賓客尋爲計巡遼所嬖韋宙相國子及衛增常侍子所娶輸此家不啻千金矣間者亦有兄弟相尋便欲論奪某量其兄力輕勢弱不可奪無

柰何謂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徒爲因尤其家得數百金與兄乃慟哭永訣而去每遇賓客話及此嗚咽久之

俞洛真

俞洛真有風貌且辯慧頃曾出曲中值故左揆于公貴主許納別室于公琮尚廣德公主宣宗女也頗有賢淑之譽從子枕冒其季父枕珠于公柄國時頗用事曾貶振

州司戶後改名應舉左揆爲力甚切竟不
得後投跡今左廣令攷門因中第遂佐十
軍先通洛真而納之月餘不能事諸勝之
間彰其迹以告貴主主卽出之亦獲數百
金遂嫁一胥吏未暮年而所有索盡吏不
能給遂復入曲携胥一女亦當時絕色洛
真雖有風情而淫冶任酒殊無雅裁亦時
爲席糾頗善章程鄭右史仁常與詩曰巧

製新章拍指新金壘巡舉助精神時時欲
得橫波盼又怕回籌錯指人離亂前兩日
與進士李文遠渭渥之弟今改名澣其年
初舉乘醉同詣之文遠一見不勝愛慕時
日已抵晚新月初升因戲文遠題詩曰引
君來訪洞中僊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
娥攀取桂便從陵谷一時遷予題於楣間
訖先回間兩日文遠因同詣南院文遠言

前者醉中題姓字於所詣非宜也回將撤去之及安上門有自所居追予者曰潼關失守矣文遠不肯中返竟至南院及回固不暇前約聳轡而歸及親仁之里已奪馬紛紜矣因倉皇而回遂乃奔竄因與文遠思所題詩真識詞也

王蘇蘇

王蘇蘇在南曲中屋室寬博庖饌有序女

昆仲數人亦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勳之後久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姪因與同詣焉飲次標題牕曰春暮花株遶戶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僊子多情態畱任劉郎不放歸蘇蘇先未識不甘其題因謂之曰阿誰畱郎君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怪得犬驚雞亂飛羸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畱任青蚨熱

趕歸標性褊頭面通赤命駕先歸後蘇蘇
見王家郎君輒詢熱趕郎在否

王蓮蓮

王蓮蓮字沼容微有風貌女弟小僊已下
數輩皆不及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無
王衍之嫌諸妓皆攫金特甚詣其門者或
酬酢稍不至多被盡留車服賃衛而返曲
中惟此家假父頗有頭角蓋無圖者矣

劉泰娘

劉泰娘北曲內小家女也彼曲素無高遠
者人不知之亂離之春忽於慈恩寺前見
曲中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側下車而行
年齒甚妙粗有容色時遊者甚衆爭往詰
之以居非其所久乃低眉及細詢之云門
前一樗樹子尋遇暮雨諸妓分散其暮予
有事北去因過其門恰遇犢車返矣遂題

其舍曰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
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英俊奔波遂喫虛同
遊人聞知詰朝詣之者結駟於門矣

張住住

張住住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兒不振
是以門甚寂寞爲小鋪席貨草剉薑果之
類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
律鄰有龐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悅

慕年六七歲隨師於衆學中歸則轉教住
住私有結髮之契及住住將筭其家拘管
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俄
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欲權聘住住蓋求
其元已納薄幣約其歲三月五日及月初
音耗不通兩相疑恨佛奴因寒食爭毬故
逼其牕以伺之忽聞住住曰徐州子看看
日中也佛奴龐勛同姓傭書徐邸因私呼

佛奴爲徐州子日中益五日也佛奴甚喜
因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當以
疾辭彼即自爲計也佛奴因求其鄰宋嫗
爲之地嫗許之是日舉家踏青去而嫗獨
留住住亦留住住乃鍵其門伺於東牆聞
佛奴語聲遂梯而過佛奴盛備酒饌亦延
宋嫗因爲謾寢所以遂平生旣而謂佛奴
曰子旣不能見聘今且後時矣隨子而奔

兩非其便千秋之誓可徐圖之五日之言
其何如也佛奴曰此我不能也但願保之
他日住住又曰小鳳亦非娶我也其旨可
知也我不負子矣而子其可便負我家而
辱之乎子必爲我之計佛奴許之曲中素
有畜鬪雞者佛奴常與之狎至五日因髡
其冠取丹物託宋嫗致于住住旣而小鳳
以爲獲元甚喜又獻三緡于張氏遂往來

不絕復貪住住之明慧因欲嘉禮納之時
小鳳爲平康富家車服甚盛佛奴傭於徐
邸不能給食母兄喻之鄰里譏之住住終
不捨佛奴指堦井曰若逼我不已骨董一
聲卽了矣平康里中素多輕薄小兒遇事
輒唱住住誑小鳳也鄰里或知之俄而復
值北曲王團兒假女小福爲鄭九郎主之
而私於曲中盛六子者及誕一子滎陽撫

之甚厚曲中唱曰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
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雞傷一德南頭小鳳
納三千久之小鳳因訪住住微聞其唱疑
而未察其與住住昵者詰旦告以街中之
辭曰是日前佛奴雄雞因避鬪飛上屋傷
足前曲小鐵鑪田小福者賣馬街頭遇佛
奴父以爲小福所傷遂歐之住住素有口
辯因撫掌曰是何龐漢打他賣馬街頭田

小福街頭唱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福
拉三拳且雄雞失德是何謂也小鳳既不
審且不喻遂無以對住住因大哈遞呼家
人隨弄小鳳甚不自足住住因呼宋媪使
以前言告佛奴奴視雞足且良遂以生絲
纏其雞足置街中召羣小兒共變其唱住
住之言小鳳復以住住家噪弄不已遂出
街中以避之及見雞跛又聞改唱深恨向

來悟聽乃益市酒肉復之張舍一夕宴語
甚歡至旦將歸街中又唱曰莫將龐大作
敢音翹團龐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凰當額
打更將雞腳用筋纏小鳳聞此唱不復詰
住住佛奴初傭徐邸邸將甚憐之爲致職
名竟裨邸將終以禮聘住住將連大第而
小鳳家事日感復不侔矣

附錄

胡證尚書

胡證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裴晉公
度同年公嘗狎遊爲兩軍力士十許輩凌
轢勢甚危窘公潛遣一介求救於胡胡衣
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胡
後到飲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盃盤無餘
瀝逡巡主人上燈胡起取鐵燈臺摘去枝
葉而合其跗橫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

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

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

自謂
燈臺

胡復

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觥者凡三臺三遍酒

未能盡淋漓逮至竝坐胡舉躋將擊之羣
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爲神人胡曰鼠
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裴思謙狀元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詣

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曰賦詩曰銀缸斜
背解鳴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
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光業補袞

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
而死同年皆惶駭光業撤筵中噐物悉授
其母別徵酒噐盡歡而散

楊汝士尚書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汝士
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
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
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

鄭合敬先輩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
無處不聞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
殘酒醒時時聞喚狀元聲

楚娘字潤卿
妓之尤者

余頃年往長安中鰥居僑寓頗有介靜之名然惚率交友未嘗辭避故勝遊狎宴常亦預之朝中知己謂余能立於顏生子祚生之間矣余不達聲律且無耽惑而不免俗以其道也然亦懲其事思有以革其弊嘗聞大中以前北里頗爲不測之地故王金吾式令狐博士瀉皆目擊其事幾罹毒手實昭著本末垂戒

後來且又焉知當今無之但不值執金吾曲臺之泄耳 王金吾故山南相國起之子少狂逸曾昵行此曲遇有醉而後至者遂避之床下俄頃又有後至者仗劔而來以醉者爲金吾也因梟其首而擲之曰來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據其牀金吾獲免遂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瘞之 今狐博士瀉相君當權日尙爲

貢士多徃此曲有昵熟之地徃訪之一
旦忽告以親戚聚會乞輟一日遂去之
滴於鄰舍密窺見母與女共殺一醉人
而瘞之室後來日復再詣之宿中夜問
女女驚而扼其喉急呼其母將共斃之
母勸而止及旦歸告大京尹捕之其家
已失所在矣以博文事不可不具載於
明文耳 頃年舉子皆不及此里惟新

郎君恣遊於一春近不知誰何啓迪嗚
呼有危梁峻谷之虞則回車返策者衆
矣何危禍之惑甚於彼而不能戒於人
哉則鼓洪波遵覆轍者甚於作俑乎後
之人可以作規者當力制乎其所志是
不獨爲風流之談亦可垂誠勸之旨也
述才慧所以痛其辱重廩也述誤陷所
以警其輕體也叙宜之所以憐拯已之

惠也叙洛真所以誠上姓之容易也舉
令賓所以念蚩蚩者有輕才之高見也
舉任任所以嘉碌碌者有重讓之明心
也引執金吾與曲臺所以裨將來爲危
梁峻谷之虞也可不戒之哉

北里誌終



